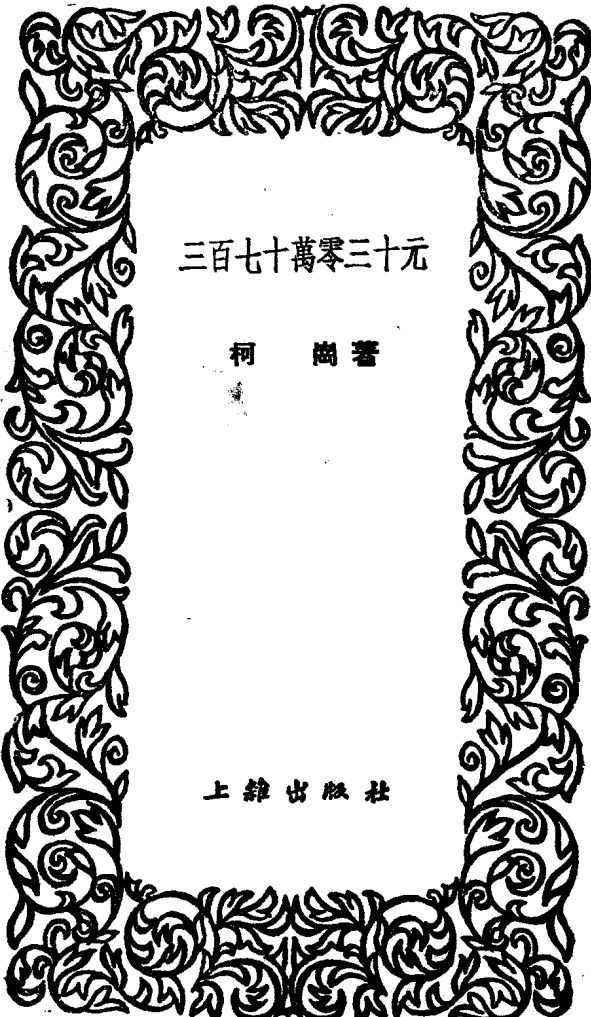


元十三零萬十七百三

著 崗 柯

社版出雜上





三百七十萬零三十元

柯 崗 著

上 雜 出 版 社

一九五〇年十月第一版
一九五三年三月第三版

上海印 5001—8000

三百七十萬零三十元

著 者 柯 崗

出版者 上 緯 出 版 社
上海 寧波路656號

印刷者 中 和 印 刷 廠

編號.505 B.157 P.104 32K

• 版 權 所 有 •

目 錄

三百七十萬零三十元	一
李夢祥和他的伙伴們	一一
紅軍的媽媽	二三
戰地重逢楊輕公	二六
他懂得了爲什麼？	三〇
劍上的血	三五
北流寺殲滅戰	三九
包圍圈內	五〇
換頭記	六一
不可搖撼的心	八七

第三十七萬零三十元

這是一九四七年九月中旬的夜。山裏實在黑，走在白馬後邊的人，往往當自己的胸脯碰上了馬屁股的時候，才知自己並沒有掉隊。

從來劉伯承將軍的兵士們對於「捕捉戰機」這四字是最感興趣的。不論任何時候，他們只要聽到這四個字的聲音，就彷彿有了無限力氣和勇敢。他們可以爬山涉水，廢寢忘食，不顧一切去創造驚人的行軍紀錄和輝煌的戰績。現在就正是這樣的情景：大軍從大別山北向揚子江邊急速推進，每個人的耳邊都響亮着「捕捉戰機」的聲音。隊伍伸展開來，像一條看不見的繩索，穿過叢林、小溪、懸崖和山村，行進在泥濘而狹窄的稻田埂上。

×××團在這一夜的行軍序列中，是担任着全軍的後衛。隊伍不斷的跑跑停停，這是因為天黑，路滑，常常有人不自覺的拉長了距離的原故。雖然前面不停的傳來「跟上」「跟上」的口

令，然而這種現象始終很難消滅。

後面有人壓着嗓子吵起來：

「快走！快走！你怎麼不跟上呢？」

「老子掉進田裏啦！你急啥？」

「可不敢掉隊呵！後面有敵人，你沒看隊伍走多快？」

「媽的，你造謠，我向來就沒聽說過後面有敵人。隊伍走的快，是因為前面有敵人，我們要趕去消滅他！這可不能隨便說！你聽說說後面有敵人？」這是個非常高亢的魯西口音。

「你叨叨個嗎？快走吧！」對方不在乎的回答着。

「誰掉隊啦？」管理主任一面往後走，一面問。

「供給處的挑夫王德勝。」不知是誰這樣順口回答着。管理主任仍舊向後走。

「王德勝！爬起來了沒有？担動担不動？」管理主任拉長嗓音問。

「起來了，担動了！你放心吧吧！」王德勝回答着，就開始用盡了吃奶的力氣，拼命追趕隊伍，小竹担子在肩膀上咯吱咯吱的響着，好像有人就着他的耳朵低聲說：「王德勝，你是好戰士，你是翻身農民，大家相信你，叫你挑着公家的一百七十萬冀幣二百萬蔣幣，三十元銀洋。」

於是他越發着急了，他覺的他肩上的担子幾乎完全失掉了重量，只是路太小，太滑，天太黑，差不多走不到五十公尺，就要有一隻腳掉進田埂下面的淤泥裏；就這樣，他一氣跑了十幾里路之後，實在累了，打算坐下來休息兩三分鐘再走；但當他把担子放下之後，忽然覺的靜的可怕，一點也聽不見「跟上，跟上」的命令了，連馬蹄跳進泥坑裏的聲音也沒有了，他發現他走錯了路。

夜的細雨迷濛着漆黑的山道，雨絲在桐子葉上聚成了水珠，「滴答，滴答」的滑落下來。

往那裏去找隊伍呢？他確實有些着急了。他想到團政委對他說的話：「王德勝，你不會掉隊吧，你挑的這東西可不要丟呵！要丟了咱全團都要好幾天吃不上菜哩！……」就很自然的摸了一下腰裏掛着的兩顆炸彈，壯起胆子，急步又往前走。

可是，他心裏很明白，要想馬上找到一個村子是不可能的。他很想找到一座小廟，那怕是小的人也進不去，只要能把兩包錢放進去就行，要不然這樣淋到天明，都會濕透的。但，小廟又到那裏找呢？雖然，白天走路的時候，常常碰到一些小的像玩具一樣的小廟，可是現在一點也看不見，用手去摸吧，這樣大的山怕你摸到天邊也是枉然。

他無可奈何的，把担子上那用油布包的方正正的兩包錢取下來，並排放在路邊，然後又用自己的袖子把油布上面的水擦了一下，便一屁股坐在兩包錢上，兩手緊緊握着担子的中間，筆直的

豎在臉前，接着就把腦袋往手上一靠，意思好像是說：反正我現在是不能走了，索性等天明，但是千萬不能把錢漏透！

這時候，他才發現身上的汗水和外面的雨水，已在衣服中間匯合了。他感到渾身冰涼。

王德勝是山東肥城縣的一個僱工，他參軍到現在已有八個月的光景，在這八個月裏，他從來沒有覺得任何情況下的軍隊生活比當長工更苦，就連現在說上也是一樣，可是他覺得現在比當長工的時候，多了許多顧慮，很多事情像小蟲一樣在他心裏爬來爬去，趕也趕不掉。

他想：如果我現在還是當長工，我担的是掌櫃的錢，那就好辦多了，我乾脆挑起走就是了！反正「有錢能使鬼推磨」，碰上壞人我就分給他一些，不碰上壞人，我就跑的遠遠的，改名換姓，接個老婆按個家，那還不是好日子？可是現在却不能阿，我担的是自己和全國同志們的榮金！我是解放軍到了肥城才翻了身的呀！解放軍給我分了房子分了地，娶了老婆，老婆又是那樣喜歡我，說我是有骨氣的漢子。我鬥爭掌櫃的時候，拍着胸膛給他講道理。我參軍是自動報名，全村的帶頭人呀！在歡送會上，我戴着大紅花，第一個跳上台去大聲講話，我說：「解放軍叫我翻了身，解放軍是我的恩人，我今生要跟解放軍起二心，我就不算人……」台下嘩啦嘩啦直拍了，鄰居壁舍，連我老婆都笑的裂着嘴……想到這裏，他摸摸屁股底下的兩個錢包，更覺得不安了。

這夜，王德勝覺得比一年還長。黎明的時候，雨停了，陰雲漸漸炸開縫來，東方泛起魚肚白。他透過低沉的朝霧，看到右前方二百多公尺的地方有竹林和短籬，並有人用桶打水的聲音，然而他不敢朝那去。他挑起了担子，離開了道路，向左穿過沒腰的荒草，攀登着生滿小樹的高山。在一座濃密的杉樹林裏，他找到一個相當隱蔽的石縫。他把担子和錢都放在石縫的頂裏邊，迅速用石塊蓋起來，然後自己坐在口上。他決定到下午才下山去打聽道路，晚上順公路走。他知道他昨夜把方向走錯了，本來是向南的，可是他向了東。

他感到晒的很，想睡覺，但又怕有土頑來，怎麼辦呢？他用雙手扶着額角想了半天，然後把兩顆炸彈的火索統統拉出來，掛在襪衣鈕子上，把炸彈掛在胸膛上，用外衣包着，再用皮帶從外拴起來，而後側身睡了。他想：如果土頑在他沒有醒來的時候到了跟前，只要他們一拉他的衣裳炸彈就會響的，叫他們也不能活。

就在這種情況下，王德勝甜蜜蜜的睡熟了。太陽從杉樹的葉子上滑過去，在他那濕透了的軍衣和帽子上，在他那圓臉寬肩，和露在袖口以外的棒槌似的粗胳膊上刻着一條條的花紋。

確實，這一天，全世界上沒有一個人知道王德勝帶着這麼一担子公款，在這裏得到了平安的睡眠。他做了一個夢：他已經回到了團裏，管理主任把他挑的錢拿出來，買了好幾口豬，大家在

會餐，許多人和平時一樣，把一些實在太膩人的肥肉塊子，都往他的碗裏送，他張着大嘴不停的嚼着；但忽然一不小心，自己咬住了自己的舌頭。他醒來了，太陽已經偏西，他感到沒有氣力，餓的難受。已經二十四小時沒有吃東西了。眼前跳躍着五光十色的花圈，但又不像是花圈，而是饅頭、燒餅和米飯……並且還有當長工時掌櫃家給吃的那種谷麵窩窩。他順手摸摸脖子，他清楚記得一向在脖子上掛着的乾糧袋子，昨天出發時，因為要挑錢，也被小王給「互助」走了。

傍晚，他空着雙手走下山來，他想到早晨看見的那人家去打聽一下路，找點東西吃。他慢慢走着，不時回頭看着放着錢的石頭縫。等他將要走近那座竹林的時候，從西北面過來的斜路上來了一個中年人，他背着一個好像空着的煤油桶。等他到了跟前時，才發現他那桶裏放着湖北小販們賣的小蘇餅、油條和麥芽糖等。

「老闆，這往南走，公路在那裏呀？」

「就在這座樑子東邊，過樑就是。你是昨晚過的那些解放軍吧？」

「是呀！我掉隊啦，現在要找隊伍去。」

「那你要快走。他們怕都走遠了，往南去了，聽說去打漢口哩！」

「這公路通那裏？今天有白匪在那路上走沒有？」

「沒有匪軍走過，這條路往南直通新集、宋埠，還能到漢口。」

「你那麻餅怎賣哩？」

「麻餅油條都是一千『老票』一斤。」

王德勝吐了一口唾沫，兩隻腳在原地動顫了一下，用手摸摸衣袋，他知道自己一分錢都沒有。可是他相信現在他一氣是能吃掉五十個麻餅或者油條。就是五十個吧，也不過從那油布包裏抽出十張紙就夠了，要是用銀洋的話，只要一個就帶桶都買了。他又吐了一口唾沫，向前走了一步，拿起一個麻餅，似乎是決心要吃了，但他忽然想到：自己是梁山泊的好漢，不只值這幾個麻餅吧？這是公家的錢呀！這是全團人的菜金哪！不應該動用的。於是他不自覺的一鬆手，麻餅又掉進桶裏去。他正要求老闆想辦法找點吃的時候，突然啪的一聲，一顆子彈從頭頂飛過，老闆撒腿就跑了。兩個着便衣持步槍的土頑，不知什麼時候從樹林裏竄了出來，衝到王德勝身邊了。

「不准動！」他們之中的一個，用槍威脅着王德勝，就動手解他的外衣，待另一個傢伙正要解皮帶的時候，那個解衣服的人突然連聲喊着：「炸彈！炸彈！」回頭就跑。解皮帶的傢伙並不知道炸彈在那裏，也跑了。王德勝趁勢抽出一顆炸彈，朝他們的屁股投去，自己又回原來的山頭上。

轉眼工夫天就黑了，王得勝弄好了担子，束緊了皮帶，順着公路往南趕，一氣走了八十里，沒有碰見一個人。

拂曉，他餓的有些不能支持，走起來像醉漢一樣，東倒西歪，坐下去幾乎起不來。他在靠近公路的一個小灣子裏，叫開了一家磨豆腐的人家。這家沒有男人，只有一個老婆婆一個兒媳和幾個女孩。她們給他炒了一小盆豆腐渣，還拿來一些昨天剩下的紅米鍋巴。一面吃，老婆婆一面告訴他：公路上往南不好走了，匪軍在前邊十里路的地方，沿着公路駐紮，這是昨天夜裏才到的。解放軍還靠南。因怕在這一帶打仗，所以男人們都到山裏躲去了。要想走除非從路西這座山上繞過去，可是路很小，晚上不能走，非白天才行。但只有三十來里，過去這一段就是解放軍了。

王德勝決定晌午以後起身，他請求老太太無論如何給他找個人帶路。但那老人實在辦不到，因為她自己家裏沒有人，別人都鑽山了，這樣兵荒馬亂的去找誰呢？最後那老人很慷慨的答應自己去送，她說：

「我知道出門人難，我的小子也是在民國十八年跟紅軍走了的呀！我知道你們是爲着咱們窮人。我遠了不行，送你十里八里還可以。」王德勝心裏想：「車到山前必有路！」走一段再說。約摸午後兩點鐘的樣子，老婆婆帶着王德勝走進了路西的大山，在一條十分曲折的羊腸小道

上向南行進。有些地方需要攀藤上崖的時候，那老人還竭力幫助他。

頂多不過走了十華里，太陽就剩一竿高了。前邊忽然打起機關槍來，接着六〇小砲也響了，聲音很近，子彈噼噼的穿着樹枝。王德勝趕緊把担子放在草窩裏，讓老太太也躺在草裏，自己爬着到前邊小路轉彎的地方去探望。可是只有一刻工夫，他就轉回來了，他對老太太說：

「老闆娘，你回去吧，我永遠忘不了你，叫你受驚啦！前邊山根下就是公路，路東就是我們隊伍，路西靠咱們這邊是匪軍，從那轉彎的地方一直插下去，到咱隊伍那邊只有一箭地，只隔着一條路和一塊稻田，稻田比公路低的多，只要過去路，跳進田裏，他們就沒法了。我看這邊的匪軍不多，我暫時藏起來，等黃昏時一股勁就跑過去！」

天剛暗下來，王德勝丟掉了竹担子，把兩包錢捆在一起，像背包一樣緊緊的綁在背上，弄好了鞋帶子，拴緊了皮帶，右手提着炸彈，火索已經掛在指頭上。他彎着身子走到小路轉彎處，向東一抹身，順着沒有路的山坡衝下去。但他確實沒想到靠這山根，公路西邊的壕溝裏躲着少數的蔣匪步槍兵。可是那些匪軍也更沒想到從背後滾來一個解放軍，就在彼此驚呆的剎那間，王德勝的炸彈扔了出去，並同時緊跑幾步，在離蔣匪二十米達的地方，跑過了公路一下跳進稻田。接着雙方又是一陣密集的機槍對射着。

上燈的時候，王德勝像泥人一樣，被這裏的警戒部隊護送到自己的團部裏來。他站在管理主任的門口，用同樣高亢的魯西口音喊着：「報告！」等他剛剛把右腳跨進門檻時，他已經大聲說着：

「担子丟了，可是三百七十萬零三十元在這裏！」
管理主任馬上拉住了他那沾着很多汙泥的雙手。

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七日萊縣。

李夢祥和他的伙伴們

一

戰鬥員李夢祥和竇國賊蔣介石在大別山區所謂的重點防禦相接觸，是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九日的傍晚。當時，李夢祥作爲第一名斥候兵的這一路解放軍從東向西，沿着一條小河北岸的柳樹林子前進。蔣匪軍從西向東，在這小河北面二百多公尺的山脚下，和小河完全平行的一條公路上行進。一時誰也沒有看見誰，本來按幾何學上的定理，兩條平行的直線是永遠不會相交的。可是兵馬行動起來，畢竟不像在黑板上作幾何圖解那樣規矩。不知道是不是李夢祥的指揮員有意這樣做？至今我還弄不清楚。當他們走到麻城西部的一個集鎮附近時，隊伍忽然折向北來。頂多有吸根紙煙工夫，只見李夢祥的斥候長回頭示了一個手勢，接着李夢祥和另一個斥候兵便「呀！」了

一聲，上起刺刀衝向前去，立刻響起槍來。敵人的隊列像被腰斬了的長蛇一樣，迅速向兩頭收縮起來，好久沒有還槍。李夢祥這一路解放軍，就在這個缺口上很從容的跨過了公路。

這一回李夢祥表現了無比勇敢和堅決的進攻精神，他第一個衝向敵人，而且直到最後，指導員制止他的時候，他才不愉快的停止了追擊。因為他覺得只有這樣才能得到和其他同志一樣的榮譽和快樂。原來他本是鄉村裏的幹部，共產黨員，參軍後很快就被全連的黨員們選為支部書記。但沒想到，在冀魯豫戰場上，當他第一次作戰時，由於缺乏戰鬥經驗，在全殲敵人的緊要關頭，他的身子沒有像別人一樣堅決勇猛的衝上去，而只是思想衝上去了，甚至嘴裏還不停的唸叨着：「我是支書，我要帶頭……。」戰鬥結束後，在全連的評功大會上，人人都毫不留情的批評了他，大家說：「我們是光榮的劉伯承將軍的常勝戰士，怕死鬼根本不是我們的同道。……」最後被罷免了支書的職務，編為第五班的第七名步槍兵，變成全連最不光彩的人。這件事像一隻尖尖的鋼釘，終日苦痛的釘在他的心坎。可是他知道這釘子決不會永遠釘住他，他有信心用一切實際行動把它拔掉。所以，剛才當指導員制止他的追擊，並高聲喊着他的名字的時候，他才不滿意的轉回頭來。

這天夜晚，當他們到達宿營地後，連長向他們宣佈劉司令員的命令說：

「賣國賊蔣介石怕咱們過江，現在拼湊了三十多個旅到這裏進行所謂重點防禦。我們現在不要急着殲滅他，只要吸住他，帶着他走路就行。等到他們覺得越走越危險的時候，他想離開我們那就來不及了！」

立刻，開了諸葛亮會議。各班都討論，想辦法怎樣準確執行這個命令，李夢祥對於指導員制止他追擊敵人的不滿情緒，就在這個會議上得到了解決。

二

第二天中午，李夢祥這個班被派到五里路以外的山頭上去阻擊敵人。其實也不是阻擊，正像營長最後補充的口頭命令一樣：「你們的主要任務是用大力殺傷敵人之後，把敵人帶到另一條不好走的小道上，掩護主力順利轉進。做到這一點，就是一大功！」並說明他們歸達的地點還在兩天的路程以外。

全班十二個人，面對着營長和連長橫排站起來。班長用十分嚴肅的立正姿勢向全班複誦了命令，接着就檢查每個人的乾糧和彈藥，而後又轉過身來向連長作報告說：

「第五班指戰員十二名全到，共三八式步槍八枝，每支帶彈一百發，日式六五輕機槍一挺，